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

「補充講義」——大乘之三增上學

（pp. 1189–1256）

釋長慈（2014.11.6）

壹、大乘戒學

一、序說

◎依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，及其他大乘經，初期大乘，以「十善」為菩薩戒。

◎中國一向所說的菩薩三聚淨戒（śīla）¹，以七眾律儀為菩薩的「攝律儀戒」，出於《解深密經》²、（1190）《瑜伽師地論》³，是後期大乘的後起說。

二、戒的意義

（一）戒在漢語中的涵義

依中國文字說：戒⁴是：

◎「儆戒無虞」（《書·大禹謨》）；

◎「戒慎恐懼」（《大學》）；

◎「必敬必戒」（《孟子》）；

◎「戒之在色」、「戒之在鬥」、「戒之在得」（《論語》）；

◎以兵備警戒叫「戒嚴」：都是戒慎、警戒的意思。

¹ 《勝鬘經講記》（p. 51）：「大乘的三聚戒，即願斷一切惡，願度一切眾生，願成熟一切佛法。約受戒說，即願；約持戒說，即行。」

《藥師經講記》（p. 62）：「三聚戒：一、攝律儀戒，即五戒、十戒、二百五十戒等。二、攝善法戒，如修布施、持戒等六度四攝。三、饒益有情戒，大乘菩薩一切要以利益眾生為前提，若但為自利而不利他，即是犯戒。」

《成佛之道》（p. 267）：「一、從離惡防非來說，名律儀戒；二、從廣集一切善行來說，名攝善法戒；三、從利益救濟一切眾生來說，名饒益有情戒。總之，菩薩的戒行，是無惡不除，無善不行，無一眾生而不加利濟的。」

² 《解深密經》卷 4〈地波羅蜜多品〉：「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『世尊！如是六種波羅蜜多各有幾種品類差別？』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各有三種。……戒三種者：一者，轉捨不善戒；二者，轉生善戒；三者，轉生饒益有情戒。』」（大正 16，705c12–17）

³ 參見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40，大正 30，511a12–c8。

⁴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5，206 頁：「戒」：1.防備；警戒；鑒戒。…… 4.告戒。《論語·堯曰》：不教而殺謂之虐，不戒視成謂之暴。…… 5.戒除。在指應該戒除的事。《論語·季氏》：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…… 6.戒慎，謹慎。…… 7.齋戒。…… 8.梵語的意譯。指防非止惡的規範。唐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四：戒，亦律之別義也。梵言「三婆羅」，此譯云「禁戒」者，亦禁義也。…… 9.用於告戒的一種文體。…… 10.敕令，命令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百官象物而動，軍政不戒而備，能用典矣。

（二）在梵語中的義涵

以「戒」字來翻譯梵語，主要有二：

1、學、學處

學 śikṣā、學處 śikṣāpada，(292) 古來都譯為「戒」。

（1）學

如初戒的「戒羸」、「不捨戒」，原文為「學羸」、「不捨學」。

如「眾學法」，原語是種種的應當「學」；犯了也稱為「越學法」。

這些學法，是二百五十戒（學處）的一部分。

（2）學處

制立學處，古譯為「結戒」；學處是學而有條文可資遵循的。學而不許違犯的，古譯為「戒」，於是戒有「戒除」、「戒絕」的意義了。

2、尸羅

三學中的「戒」學，原語尸羅 śīla，尸羅是譯為「戒」的又一類。

（1）尸羅的語義

◎《大毘婆沙論》與《菩提資糧論》，各列舉了尸羅的十種意義。⁵有些是依譬喻說的，重要而相同的，有：

《大毘婆沙論》	《菩提資糧論》
1. 清涼義	3. 清涼義
2. 安眠義	4. 安隱義、5. 安靜義
3. 數習義	1. 習近義、2. 本性義

《菩提資糧論》說：「尸羅者，謂習近也，此是體相。又本性義，如世間有樂戒、苦戒等」。「習近」，就是《大毘婆沙論》的「數習」。不斷的這樣行，就會「習以成性」，所以說「本性」。這是通於善惡，也通於苦樂的。

◎《大智度論》卷 13（大正 25，153b）說：「尸羅，（此⁶言性善）。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」。

現在約「善」說，不斷的行（習）善，成為善的習性，這就是尸羅。

◎這種善的習性，「好行善法」，是樂於為善，有向善行善的推動作用。

◎「不放逸」，(294) 是「於所斷修防修為性。」⁷對於應斷除的不善，能防護不作；應修的善法，能夠去行。所以《增壹阿含經》說：「無放逸行，所謂護心也」（約防惡說）。⁸

◎尸羅是善的習性，所以說「此言性善」，是戒的體相。有力的防護過失，修習善法，成為為善的主動力。

⁵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44（大正 27，230a）。《菩提資糧論》卷 1（大正 32，520a-b）

⁶ 按：《大正藏》作「秦」，導師此處之文為【明】本用字。

⁷ 《成唯識論》卷 6（大正 31，30b）。

⁸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4（大正 2，563c）。

◎尸羅，可說是人類生而就有的（過去數習所成），又因不斷的為善而力量增強。所以不論有佛出世——「受戒」的，或沒有佛出世，或佛出世而不知道——「不受戒」的，都是有尸羅——戒善的。「十善道為舊戒。……十善，有佛無佛常有」，⁹就是這個意義。

（2）尸羅的引發（出於自覺、同情與理性）

尸羅是不必受的，是自覺的，出於同情，出於理性，覺得應該這樣去做。

◎經中所說遠離身、語的七支善法，就是這樣，例如：

「斷殺生，離殺生，棄刀杖，慚愧，慈悲，利益哀愍一切眾生」。¹⁰

「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。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殺彼！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」。¹¹

◎意淨行的無貪、無瞋、正見，也是這樣，如說：

◎「無貪，不貪他財物；屬他物，不應屬我。

◎無瞋，無怒心，於有情無怨、無害、無惱、安樂」。¹²

◎正見是對世間（出世間）法的正確了解。

※總之，尸羅——「戒」是善性，有防惡向善的力量。「戒」是通於沒有佛法時，或不知佛法的人，這是十善是戒的主要意義。

（3）尸羅（十善）的特性

◎十善是尸羅——「戒」，通於有佛法及沒有佛法的時代。如十善化世的輪王，多數出於沒有（295）佛法的時代。

◎十善分為身、口、意三類，正是印度舊有的道德項目。¹³

◎釋尊肯認十善是「戒」，而以戒、定、慧三學的「八正道」為中道行。

◎佛法所說的尸羅，與一般泛泛的善行，應該是多少不同的。要習性所成的善性，有「好行善法，不自放逸」的力量，才顯出尸羅——戒的特性。

※生來就「性自仁賢」，是少數人；一般人卻生來為習所成的惡性所蒙蔽，所參雜，都不免要為善而缺乏力量。一般人的奉行十善，都是或經父母、師友的啟發，或是宗教，或從自身的處事中發覺出來。內心經一度的感動、激發，於是性善力大大增強，具有防護過失，勇於為善的力量，這才是佛法所說的尸羅。所以戒是內在的，更需要外緣的助力。

（4）尸羅與外緣的助力

釋尊重視自他展轉的增上力，知道集團的力用，所以「依法攝僧」，制立學處、律儀。一般說：律儀與學處，是外來的約束，而戒（尸羅）是自覺的，內發的，似乎矛盾，而

⁹ 《大智度論》卷 46（大正 25，395c）。

¹⁰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（南傳 22 下，213）。

¹¹ 《雜阿含經》卷 37（大正 2，273b）。《相應部》〈預流相應〉（南傳 16 下，236）。

¹²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（南傳 22 下，214）。

¹³ 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所引（p. 156）。

其實也不盡然。尸羅，要依外緣助力，發生防惡、行善的作用；而制立的律儀，正是外緣的助力。如受具足戒的，依自己懇篤的誓願力，僧伽（十師）威力的加護，在一白三羯磨的作法下，誘發善性的增強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「得戒」。律儀 samvara 是「護」，正是尸羅作用的一面，所以律儀都稱為戒。

三、釋尊施設戒的精神

◎「學」被譯為戒，所以佛法的三增上學，也被譯為「三戒：無上戒戒、無上意戒、無上智戒」了。¹⁴三增上學與「學處」（戒）的關係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 29（大正 2，212c）說：「尊者跋耆子……白佛言：世尊！佛說過二（應作「一」）百五十戒，令族姓子隨次半月來，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，……我不堪能隨學而學。佛告跋耆子：汝堪能隨時學三學不？跋耆子白佛言：堪能」。¹⁵

當時，制立的學處（戒），已超過了一百五十戒。跋耆子 Vṛjiputra 覺得太煩瑣，自己學不了。佛說：那末簡要些，能學三種學——戒嗎？

◎如大迦葉問：「何因何緣，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，時多有比丘心樂習學？今多為聲聞制戒，而諸比丘少樂習學」¹⁶？制戒（學處）少，比丘修學而證入的多；現在制戒多了，修習證入的反而少。這一事實，與跋耆子的意見是相通的。

※佛說的「戒」，是為啟發人的樂於修習，而不只是依賴規制來約束。

◎受戒，除了團體制度外，著重於激發與增強性善的力量，這非受戒者為法的真誠不可。

四、佛教早期的三類戒學

《長阿含經》與《中阿含經》，以戒、定、慧三增上學做為修學次第，所說的戒學，有三說不同。

（一）「戒成就」：

◎如《中部》（五三）《有學經》；（一〇七）《算數家目捷連經》；（一二五）《調御地經》。所說「戒成就」的內容，是：「善護波羅提木叉律儀，軌則圓滿，所行圓滿，於微小罪見大怖畏，受學學處」。¹⁷

◎「戒成就」的內容，是「守護波羅提木叉，……受學學處」，是約比丘（比丘尼）律儀說的。¹⁸學處 śikṣāpada、波羅提木叉 prātimokṣa，都是「律藏」所說比丘所應受學的戒法。這是「持律者」vinayadhara 所集的戒律，是先「受戒」而後持行的。

¹⁴ 《佛說鼻奈耶》卷 1（大正 24，851b）。

¹⁵ 《增支部》〈三集〉（南傳 17，378）。

¹⁶ 《雜阿含經》卷 32（大正 2，226b-c）。《相應部》〈迦葉相應〉（南傳 13，327）。

¹⁷ 依玄奘的譯語。參考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5，大正 26，388b；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16（大正 30，367a）：「如其次第顯示成辦三學方便。應圓滿六支者，應依增上戒學方便修學。何等六支？一、安住淨尸羅，二、守護別解脫律儀，三、軌則圓滿，四、所行圓滿，五、於諸小罪見大怖畏，六、受學學處。如是六支顯示四種尸羅清淨。」又卷 22，大正 30，402a-403a。

¹⁸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22（大正 30，402a-b）。

（二）「戒具足」：

◎在成立「受戒」制以前，聖者們所奉行的，是八正道中的戒行。

◎「正語」、「正業」、「正命」，是佛弟子初期「戒具足」的主要內容。

＊《中阿含經》卷 49《聖道經》（大正 1，736a-b）說：

「云何正語？離妄言、兩舌、麤言、綺語，是謂正語」。

「云何正業？離殺、不與取、邪淫，是謂正業」。

「云何正命？若不求無滿意，不以若干種畜生之咒，不邪命存活；彼如法求衣被，……如法求飲食、床榻、湯藥，諸生活具，則以法也，是謂正命」。

＊《大四十經》以「欺騙、饒說、占相、騙詐、求利」為邪命。¹⁹

※以要言之，即遠離身語七不善業等。

（三）「四清淨」：

◎《中阿含經》《調御地經》與《算數目鍵連經》：「當護身及命清淨，當護口意及命清淨」。²⁰

◎四清淨是：身行清淨，語行清淨，意行清淨，命行清淨。清淨是「仰向（公開的）發露，善護無缺」的意思。²¹

◎四清淨，是身行清淨、語行清淨、意行清淨、命行清淨。

◎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——三清淨，也名三妙行。內容是：

◎身清淨——離殺、不與取、姪；

◎語清淨——離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；

◎意清淨——無貪、無瞋、正見。²²

※三清淨就是十善；四清淨是十善加正命，比「戒具足」增多了無貪、無瞋、正見——意清淨。雖然，身語七善被稱為「聖戒」，²³無貪、無瞋、正見，是七善的因緣²⁴，可說意三善（淨行）是身語善行的動力。但佛法所說的「戒」，不只是身語的行為，更是內在的清淨。在修道的歷程中，列舉四種清淨，意清淨不能不說是屬於「戒」的。

五、戒學發展的三個階段

《中》、《長》、《增一》所傳的三類戒法，可說是佛教戒法的三個階段。

（一）第三階段：戒成就

第三階段是：由於出家弟子的眾多，不能沒有僧伽和合（團體）的紀律；部分行為不正不善的，不能不制定規律來禁約。「依法攝僧」而制立律儀戒，就是「戒成就」。定型的

¹⁹ 《中部》（一一七）《大四十經》（南傳 11 下，78）。

²⁰ 《中阿含經》卷 52《調御地經》（大正 1，758a-b）。卷 35《算數目鍵連經》（大正 1，652b）。

²¹ 《中阿含經》卷 48《馬邑經》（大正 1，724c）。

²²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（南傳 22 下，213-215）。《雜阿含經》卷 37（一〇三九經）相近（大正 2，271c-272a）。

²³ 《雜阿含經》卷 37（大正 2，273b-c）。

²⁴ 《雜阿含經》卷 37（大正 2，247b）。

文句為：「善護波羅提木叉，……受學學處」。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戒具足

第二階段是：釋尊起初攝化弟子，還沒有制立學處、制說波羅提木叉、制受具足的時代。那時佛弟子奉行的戒法，就是「戒具足」——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

（三）第一階段：四清淨

第一階段是：釋尊從出家、修行、成佛、轉法輪以前的「四種清淨」——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、命清淨。

（四）結

佛教出家戒法的發展，有此三階段。

◎「四種清淨」可通於一般（在家）的十善行；

◎「戒具足」可通於一般沙門的正行；

◎「戒成就」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，禁約。

六、初期大乘以十善為菩薩戒的理由

◎菩薩行，以六波羅蜜為主，是依傳說的菩薩「本生」，歸類而成立的。

◎傳說的菩薩，或出於沒有佛法的時代，所以菩薩戒法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的，有佛或無佛時代的，也無分於男女的善法。「十善」是符合這種意義的，所以「十善」成為菩薩戒波羅蜜的主要內容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十善為總相戒」；「十善，有佛、無佛常有」。²⁵初期大乘經，以「十善」為菩薩戒，理由就在這裏。

◎類集菩薩「本生」所成的「六波羅蜜集」，傳於中國的，有吳康僧會所譯的《六度集經》八卷。卷四（大正 3，16c）說：（1191）

「戒度無極波羅蜜者，厥²⁶則云何？狂愚兇虐好殘生命，貪饕盜竊，淫佚穢濁，兩舌，惡罵，妄言，綺語，（貪）嫉，恚，癡心邪見。危親殺父、殺母，戮聖殺阿羅漢，謗佛出佛身血，亂賢破和合僧。取宗廟物，懷兇逆毀三尊。如斯尤惡，寧就脯²⁷割菹醢市朝，終而不為。²⁸」

戒波羅蜜的內容，菩薩應該遠離而決不可為的，是「十惡」；「五逆」；「取宗廟物」是盜用塔物；「毀三尊」，是誹謗三寶（或破滅佛教）。

菩薩通於在家、出家，有佛、無佛的時代，所以離十惡的「十善」為主。菩薩通於有佛法的時代，而「本生」也是部派佛教所傳出的，所以「五逆」，及佛滅以後的盜用塔物，破滅三寶，佛教界所認為罪大惡極的，也在不得違犯的戒波羅蜜中。

◎大乘佛法的興起，取佛教早期的四清淨說，以十善為戒波羅蜜。如《法鏡經》的出家

²⁵ 《大智度論》卷 46（大正 25，395b-c）。

²⁶ 代詞。其。起指示作用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書曰：『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』」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冊 1 頁 936）

²⁷ 脯：使之成為乾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冊 6 頁 1279）

²⁸ 「如斯尤惡，寧就脯割菹醢市朝，終而不為。」其大意为：「像這些罪惡的事，寧可在市集中被人宰割、剝成肉醬而販賣，也永遠不去作這些事。」

菩薩，奉行「十善」而不著，及「四依」²⁹的生活，³⁰正是佛教早期的比丘生活。

七、十善與八正道的關係

(一) 十善與八正道的一貫相通

初期的「四種清淨」(十善及命清淨)，與第二期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是一貫相通的(四清淨中的意清淨，在八正道中，就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(297)念、正定等)。³¹

1、八正道通有漏、無漏

◎如《中部》(一一七)《大四十經》，對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都分為有漏福分、無漏聖道二類。³²

◎而《雜阿含經》，以為八正道都有世俗有漏有取、出世無漏無取二類。³³
世俗的、有漏的福分善，也就是人天善法。

2、十善通有漏、無漏

◎十善——戒，作為人天善法的，經說固然不少，然也有通於出世的。

⊙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十善是「出法」，(度)「彼岸法」，「真實法」。³⁴

⊙《增支部》說：十善是「聖法」，³⁵「無漏法」，³⁶「聖道」，³⁷「應現證」。³⁸

在《雜阿含經》與《增支部》中，對十善與八正道(《增支部》加正智、正解脫為「十無學法」)，是以同樣的意趣與語句來說明的。³⁹

◎十善通於無漏聖法，是聖典所明確表示的，所以

⊙《雜阿含經》卷 37 (大正 2, 273a) 說：「離殺生乃至正見，十善業跡因緣故，……欲求剎利大姓家，婆羅門大姓家，居士大姓家，悉得往生。……若復欲求生四王、三十三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行淨戒者，其心所願，悉自然得。若復如是法行、正行者，欲求生梵天，……乃至阿伽尼吒，

²⁹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201：「律制又有「四依」catvāra-nissayā，是受具足時所受的，內容為：

糞掃衣 paṃsukūla，
常乞食 piṇḍa-pātika，
樹下住 rukkha-mūlika，
陳棄藥 pūtimuttābhesajja。」

³⁰ 《法鏡經》(大正 12, 21c)。

³¹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297：「由於十善是通於一般的，所以被看作人天善法。八正道是出離解脫的正道，所以說是出世的無漏功德。其實，十善與八正道是相通的。」

³² 《中部》(一一七)《大四十經》(南傳 11 下，73-79)。

³³ 《雜阿含經》卷 28 (大正 2, 203a-204a、204c-205a)。

³⁴ 《雜阿含經》卷 37 (大正 2, 274c-275a)。

³⁵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(南傳 22 下，222)。

³⁶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(南傳 22 下，225-226)。

³⁷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(南傳 22 下，230)。

³⁸ 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(南傳 22 下，236-237)。

³⁹ 《雜阿含經》卷 28 (大正 2, 202c-204c)。又卷 37 (大正 2, 274c-276a)。《增支部》〈十集〉(南傳 22 下，146-236)。

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持戒清淨，心離欲故。若復欲求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……欲求慈悲喜捨，空入處……非想非非想入處。……欲求斷三結，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……漏盡智（阿羅漢），皆悉得。所以（298）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、離欲，所願必得」。

◎《中部》（四一）《薩羅村婆羅門經》，大致相同。⁴⁰

※十善是「正行」、「法行」，是「淨戒」，是生人中大家，諸天，得四禪以上的定（及果），得四果的因緣。

（二）結說：十善道總攝一切戒

十善淨戒，是戒——尸羅的正體，是戒的通相；其他一切戒善，不過依此而隨機施設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十善為總相戒。……說十善道，則攝一切戒」。⁴¹

八、菩薩與聲聞所持戒律的差別

十善是菩薩戒，但不一定是菩薩戒，因為十善也通於人天及二乘的。

（一）成為菩薩戒所應具備的條件

菩薩戒要有菩薩戒的意義，如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三（大正 15，378c）說：「戒是菩提心；空無不起慢；起於大悲心，救諸毀禁者」。

◎菩薩戒是與菩提心相應的，如失去菩提心，起二乘心，那就不是菩薩戒，犯菩薩戒了。

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也說：「何謂菩薩能奉禁戒？佛言：常能不捨菩提之心」。⁴²

◎「空無」是空無所有，體達持戒、犯戒空不可得。《般若經》說：「罪不罪不可得故，應具足尸羅波羅蜜」。⁴³《思益經》說：「持戒及毀戒，不得此二相，如是見法性，則持無漏戒」。⁴⁴如見（實）有持戒與犯戒！就會見他人的毀犯，自以為持戒而心生高慢，所以要達持犯空無有性，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

◎菩薩戒是以利他為先的，所以要起大悲心，使毀犯者住清淨戒法。

◎菩提心，般若無所得心，大悲心，《大樹緊那羅王經》頌，總說了菩薩戒的重要內容。

（二）菩薩戒與聲聞戒之不同著重點

1、聲聞之毘尼五義⁴⁵

「毘尼」（vinaya），譯義為「調伏」，或譯為「滅」，「律」，在聲聞佛教中，毘尼成為戒律的通稱，「律藏」就是 Vinaya-piṭaka。「毘尼」，傳說有五種意義——懺悔，隨順，滅，斷，捨，⁴⁶多在事相上說。

⁴⁰ 《中部》（四一）《薩羅村婆羅門經》（南傳 10，7-8）。

⁴¹ 《大智度論》卷 46（大正 25，395b）。

⁴²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37b）。

⁴³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218c-219）。

⁴⁴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53a）。

⁴⁵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76。

⁴⁶ 《毘尼母經》卷 7（大正 24，842a）。

2、菩薩毘尼的特性

竺法護所譯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，鳩摩羅什譯為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。經中約菩薩與聲聞的心行，辨「聲聞毘尼」與「菩薩毘尼」的差別。

次說：「毘尼者，調伏煩惱；為知煩惱，故名毘尼」。

調伏煩惱，是不起妄想，不起妄想就不起一切煩惱；「煩惱不起，是畢竟毘尼」。

知煩惱，是「知於煩惱虛妄詐偽，是無所有，無主無我無所繫屬，無來處去處，無方非無方，非內非外非中可得，無聚無積無形無色」。這樣的知煩惱，煩惱寂然不起，「無所住名畢竟毘尼」。⁴⁷

「究竟毘尼」，是菩薩毘尼，通達煩惱不起而寂滅的。這一「毘尼」的深義，與五義中的斷毘尼有關，而作本來寂滅的深義說。

九、關於懺悔

◎犯戒，是應該懺悔的。

◎《華雨集第二冊》(p. 165)：

*懺，是梵語 kṣama——懺摩的音略，意義為容忍。如有了過失，請求對方（個人或團體）容忍、寬恕，是懺的本義。

*悔是 deśanā 的意譯，直譯為「說」：犯了過失，應該向對方承認過失；不只是認錯，要明白說出自己所犯的罪過，這才是「悔」了。⁴⁸

*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說：「所當悔者悔之，所當忍者忍之。」（大正 14，668c1-2）；悔與忍合說，就是懺悔，成為中國佛教的習慣用語。

貳、大乘定學

一、共聲聞教的定法(pp. 1210–1212)

（一）《六度集經》(pp. 1210–1211)

◎六波羅蜜中的禪波羅蜜，淵源於「本生」；從「本生」而來的禪波羅蜜，是傳統的，雖給以大乘的內容，還只是大乘定學的通說。

如《六度集經》所說的「禪度無極_{波羅蜜}」，只是四禪。⁴⁹

◎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以四禪為定學的。四禪是得五通，得四果，得辟支佛，成佛所依止的。

→這是聲聞佛教的成說，並不能表顯菩薩禪定的特色。

⁴⁷ 以上均見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77c–1078b）。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450b–451b）。《寂調音所問經》（大正 24，1083a–1084a）。

⁴⁸ 此外，kauṛtya 也譯為悔，或譯惡作。對自己的所作所為，覺得不對而起反悔心，就是 kauṛtya。這種悔——惡作，或是善的，或是惡的，但無論是善悔、惡悔，有了悔意，心緒就不得安定，成為修定的障礙。悔——惡作，與懺悔的悔——「說」，意義完全不同，這是應該知道分別的。（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 166）

⁴⁹ 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10–1211 所引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39a–b）。

(二)「中品般若」(pp. 1211-1212)

◎「中品般若」所說的禪度，或說四禪；⁵⁰或說四禪與四無量心；⁵¹或說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⁵² → 都是《阿含經》所說的定法。

◎說得最詳盡的，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0 所說——九次第定⁵³、八背捨，師子奮迅三昧⁵⁴，超越三昧⁵⁵ → 都是聲聞佛教固有的定法。

⁵⁰ (1)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0〈攝五品〉(大正 8, 365c)。

(2)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11：「凡泛說『諸禪』與『禪定』的，也可以解說為四禪。」

⁵¹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4〈辯才品〉(大正 8, 246b)。

⁵²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〈往生品〉(大正 8, 225b)。

⁵³ 《大智度論》卷 21〈1 序品〉：「『九次第定』者：從初禪心起，次第入第二禪，不令餘心得入，若善若垢，如是乃至滅受想定。」(大正 25, 216c22-24)

⁵⁴ 參見附錄。

⁵⁵ 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11-1212 所引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0〈攝五品〉(大正 8, 368a-b)。

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65 (大正 27, 835b7 - c8)：

問：所說超定加行云何？

答：修超定時：彼修定者，先起欲界善心。

從此無間入有漏初靜慮，次入有漏第二靜慮。次第乃至入非想非非想處。

從彼還入有漏無所有處，次第乃至復還入有漏初靜慮。

於此諸地循環修習，令善淳熟如王路已。

復入無漏初靜慮，次入無漏第二靜慮，次第乃至入無漏無所有處。

從彼還入無漏識無邊處，次第乃至復還入無漏初靜慮。

於此諸地循環修習，令善淳熟如王路已。

復入有漏初靜慮，從有漏初靜慮超入有漏第三靜慮，從有漏第三靜慮超入有漏空無邊處，
從有漏空無邊處超入有漏無所有處。

從有漏無所有處還超入有漏空無邊處，從有漏空無邊處超入有漏第三靜慮，從有漏第三靜慮超入有漏初靜慮。

於此諸地循環修習，令善淳熟如王路已。

復入無漏初靜慮，從無漏初靜慮超入無漏第三靜慮，從無漏第三靜慮超入無漏空無邊處，
從無漏空無邊處超入無漏無所有處。

從無漏無所有處還超入無漏空無邊處，從無漏空無邊處超入無漏第三靜慮，從無漏第三靜慮超入無漏初靜慮。

於此諸地循環修習，令善淳熟猶如王路，齊此超定加行成滿。

從此復入有漏初靜慮，從有漏初靜慮超入無漏第三靜慮，從無漏第三靜慮超入有漏空無邊處，
從有漏空無邊處超入無漏無所有處。

從無漏無所有處還超入有漏空無邊處，從有漏空無邊處超入無漏第三靜慮，從無漏第三靜慮超入有漏初靜慮。

如是名為超定成滿。

二、聲聞佛教固有的定法之間的關係

種種想	四禪	十遍處	八勝處	八解脫	九次第定
欲					
色	初禪	地水火風遍處 青黃赤白遍處 空遍處 識遍處	內有色想觀外色少 內有色想觀外色多 內無色想觀外色少 內無色想觀外色多	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 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	初禪 二禪
	二禪				
	三禪				
	三禪 ⁵⁶				
不動	四禪		內無色想觀青黃等（四）	淨解脫	四禪
				空無邊處解脫	空無邊處定
				識無邊處解脫	識無邊處定
無所有				無所有處解脫	無所有處定
無相				非想非非想處解脫	非想非非想處定
				滅受想解脫	滅受想定

⁵⁶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85(大正 27, 441b18~27)：

問：何故第三靜慮無解脫、勝處、遍處耶？

答：(1)非田器故，乃至廣說。

(2)復次，對治欲界、初靜慮中識身所引緣色貪故，初、二靜慮立緣不淨解脫、勝處。第二、第三靜慮無識身所引緣色貪故，第三、第四靜慮不立緣色不淨解脫、勝處。前三靜慮有尋伺喜樂及入出息擾亂事故無淨解脫，後四勝處、前八遍處緣淨妙境，能伏煩惱其事甚難，是故必依無擾亂地乃得成就。

(3)復次，第三靜慮去欲界遠，於靜慮中又非最勝，故無解脫、勝處、遍處。

(4)復次，第三靜慮如第三無色，無多功德，故無解脫等。謂空、識無邊處有無邊行相功德，非想非非想處有滅定功德，無所有處無無邊行相又無滅定，是故此處功德減少。第三靜慮如彼（第三無色），亦無解脫、勝處、遍處功德。

(5)復次，第三靜慮有生死中最勝受樂，能令行者耽著迷亂，故無解脫、勝處、遍處。

三、大乘定法特有的內容(pp. 1212–1215)

(一)《般若經》所說(p. 1212)

◎菩薩修習這些禪定，成為菩薩的禪波羅蜜，有不可或缺的內容：⁵⁷

- 1、應薩婆若一切智心，是「菩提心相應」。
- 2、入禪而不為禪力所拘生於色無色界，是「方便力」。
- 3、教他人入禪，是「大悲心」。
- 4、無所得，是「般若相應」。

◎《般若經》所說的禪波羅蜜，除去應有的「菩提心」、「悲心」、「方便」、「般若」（或更加「迴向薩婆若」）外，禪法的內容與《阿含經》所傳的禪法相同。

(二) 餘大乘經所示(pp. 1212–1215)

其他的大乘經，說到禪波羅蜜，大抵不出於《般若經》所說的。

1、方便力 (pp. 1212–1213)

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第三發光地，明菩薩的禪定，也是四禪、四無色定、四無量心、引發五通，結論說：「菩薩於諸禪、三昧、三摩鉢底，能入能出，然不隨其力受生。」⁵⁸

2、「無所得」（即「般若相應」）

(1)「無所依」(p. 1213)

(1)	《大寶積經》第二十六會《善臂菩薩經》	「入如是定，都無所依」，是不依五蘊、六界、今後世。 ⁵⁹
(2)	《大乘十法經》 〔《大寶積經》第九會〈大乘十法會〉的異譯〕	不依一切〔內外、五蘊、三界、三三昧、世出世間，五度等〕而修禪。 ⁶⁰
(3)	《大寶積經》第四十七會《寶髻菩薩經》 〔異譯本：《大集經》〈寶髻菩薩品〉〕	淨禪波羅蜜行——與《大乘十法經》大致相同。 ⁶¹
《善臂菩薩經》，《大乘十法經》，《寶髻菩薩經》，都重於都無所依的禪定。		

⁵⁷ 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12 所引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5〈問乘品〉(大正 8，250a)。

⁵⁸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5(大正 10，188c)。

⁵⁹ (1)《大寶積經》卷 94〈善臂菩薩會〉(大正 11，533c)。

(2)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13：「入禪而都無所依，與《雜阿含經》中，佛為訖陀迦旃延所說的『真實(良馬)禪』有關。」(《雜阿含經》卷 33(大正 2，235c)。)

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278–283、p. 636。

⁶⁰ 《大乘十法經》(大正 11，765c)。

⁶¹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7〈寶髻菩薩會〉(大正 11，660a–c)。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5〈寶髻菩薩品〉(大正 13，175c)。

(2)「法性本淨」、「本來平等」(pp. 1213–1215)

A、略示諸經所說

A. 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	淨禪波羅蜜，有三十二事，一一事淨就是禪波羅蜜。 ⁶² →以「淨」來表示禪法，是大乘禪的特色。
B. 《海龍王經》	安住於般若相應的禪定 ⁶³ ——一切是本淨、如如不二的，體悟本淨而得平等。 →以「淨」、「等」來表示菩薩的禪波羅蜜。
C. 《阿差末經》 〔異譯本：《大集經》〈無盡意菩薩品〉〕	「平等名定」——這是以心住空平等——眾生等、法等，為菩薩的禪定。 ⁶⁴
D. 《大寶積經》〈菩薩藏會〉	◎梵本是纂集大乘經所成 ◎說「平等與定」——出於《無盡意經》； 說「靜慮相」，與《無盡意經》的十六事修禪而無盡相同； 說「靜慮的前導」，與《大寶積經》〈無盡慧菩薩會〉，「行禪波羅蜜以十法為首」相合。 ⁶⁵ ◎從〈菩薩藏會〉，可見《無盡意經》約「平等說定」，是三摩呬多(samāhita)、三摩半那(samāpanna) ⁶⁶ 。
※這幾部經所說的禪波羅蜜，以本性清淨、本性平等，闡明菩薩禪定的特質。	

B、「淨」、「等」之義

定法之名	定法之義	與大乘定法之啟發
禪——禪那(dhyāna) 譯義為靜慮，舊作棄、思惟修	禪是四禪。	六波羅蜜的禪波羅蜜，通菩薩的一切定法。
心增上學	稱定學為心(citta)學，有心理統一的意義。 ⁶⁷	「心」是定學的通稱，《阿含經》說心本淨，所以以「淨」說禪定。 ⁶⁸
三昧或作三摩地(samādhi) 舊譯為定、定意、調直定；新譯作等持	平等持心，是內心保持平衡的狀態。	「三摩地」、「三摩鉢底」、「三摩呬多」，都有「等」的意義，所以約本來平等、契入平等說禪定。 ⁶⁹

⁶² 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中(大正 15, 357c–358a)。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(大正 15, 377a–b)。

⁶³ 《海龍王經》卷 1(大正 15, 136a)。

⁶⁴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8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, 194a–195a)。《阿差末經》卷 3(大正 13, 594a–595b)。

⁶⁵ 《大寶積經》卷 49–50〈菩薩藏會〉(大正 11, 286c–294a)。

⁶⁶ 唐·慧琳撰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13(大正 54, 386c18)：「三摩半那(初欲入定，名三摩鉢底；正在定中，名三摩半那。定之前後異名)。」

⁶⁷ 參見：《華雨集(三)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·秘密乘〉pp. 143–151。

⁶⁸ 參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277–278。

⁶⁹ 依〈菩薩藏(經)會〉，更有三摩半那(samāpanā, samāpanna)。(大正 11, 292a)

三摩跋提或三摩鉢底（samāpatti）譯義為正受、等至。	從平等持心而到達定境（入定）；四禪、四無色定、滅盡定，都可以稱為三摩鉢底。	
三摩呬多（samāhita） 譯義為等引	平等引發或引發平等的意思。	
※依法性本淨，本來平等說禪定，都是般若相應的菩薩禪。		

四、「三昧」在大乘定學中的地位與特勝(pp. 1215–1224)

(一) 大乘以三昧為菩薩定法的名稱(pp. 1215–1219)

◎《阿含經》重四禪，⁷⁰所以部派佛教傳出的六波羅蜜，稱定為禪波羅蜜。

◎「大乘佛法」繼承了部派佛教的舊說，也豐富了禪波羅蜜的內容，然從初期大乘經看來，大乘定是重於三昧（及三摩鉢底）的，⁷¹以三昧為菩薩定法的名稱。

◎三昧的意義為「等持」，這是禪定最一般的性質。

◎三昧雖是定，然每隨觀慧的內容立名。⁷²

◎初期大乘經中，有不少以三昧為名的經典，傳譯來中國的。⁷³

◎以三昧為名的大乘經，與通泛的禪波羅蜜不同，是以某一三昧為主，或說到某一三昧的。

→有這麼多的三昧經典，可以想見三昧在大乘經中的地位！

(二) 種種三昧的傳出(pp. 1218–1219)

(1)	「中品般若」	◎列舉首楞嚴三昧等 108 種三昧，並一一的加以解說。 ⁷⁴ ◎然在別處，列舉了部分三昧，又總結的說：「有無量阿僧祇三昧門」；或說「無量三昧門現在前」。 ⁷⁵
(2)	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	列舉了大乘經所說的種種三昧。 ⁷⁶
(3)	《文殊師利普門品經》	「普入不思議法門」，列舉 28 種三昧。 ⁷⁷ （修行者可以從一切法中而得三昧。） ⁷⁸

⁷⁰ 參見：《空之探究》pp. 13–14，《華雨集(三)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〉pp. 158–159。

⁷¹ 參見：《華雨集(三)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〉p. 159。

⁷² (1)詳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15–1216，與《雜阿含.567 經》卷 21(大正 2，149c–150a)。《相應部》〈質多相應〉(日譯南傳 15，pp. 450–452)。

(2)另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p. 20–23、p. 27。

⁷³ 詳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16–1218 所舉的 24 部經。

⁷⁴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5〈問乘品〉(大正 8，251a–253b)。

⁷⁵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3〈相行品〉(大正 8，237c–238a)；卷 27〈常啼品〉(大正 8，417c)。

⁷⁶ 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(pp. 1661c–1674c)。

⁷⁷ 《大寶積經》卷 29〈文殊師利普門品〉(大正 11，158c–162a)。

⁷⁸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18：「大乘法門的根本，是體達一切本不生滅，本自寂滅，所以大乘三昧，是從無量法門而入的；一切法無量數，三昧當然也無數量了。」

(三)「三昧」與「解脫」的關係

◎從「普入不思議法門」，想到了《華嚴經》的「不思議解脫」。

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，或得三昧門，或得解脫門；在〈四十卷本〉⁷⁹中，多數是譯為解脫門的。⁸⁰「解脫(vimokṣa)」，是捨棄的意義，也是定法。

◎三昧與解脫，意義雖有所不同，而都是定學。

(四)大乘行者所重視的三昧

大乘經的種種三昧，或依觀慧說，或約定的內容或作用說，也有約譬喻說。⁸¹

雖所說的三昧極多，在當時大乘行者的修證中，首楞嚴三昧、般舟三昧、如幻三昧、一相——一行三昧，似乎更受到重視。

五、大乘經中菩薩三昧的內容與修法(pp. 1219–1220)

(一)內容深廣而非一法、一事、一時所能成就(pp. 1219–1220)

1.	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	善修八十種寶心，得寶住三昧，於一切世、出世間寶都能得自在。 ⁸²
2.	《超日明三昧經》	◎行 80 事，能得超日明三昧。 ◎修 4 事、6 事、10 事……5 事，能速得此定。 ⁸³
3.	《首楞嚴三昧經》	以 100 句說首楞嚴三昧的內容。 ⁸⁴
4.	《成具光明定意三昧經》	淨行 135 事，得入此定。 ⁸⁵
5.	《慧印三昧經》	以 162 事，表示慧印三昧的境界。 ⁸⁶
6.	《月燈三昧經》 ⁸⁷	◎這一深定，能成就三百法。 ◎末後又廣說具足身、口、意戒——三法，及略說其他法， 結論說：「是名解釋三百句法門義」。 ⁸⁸
7.	《觀察諸法行經》	「決定觀察諸法行三摩地」的內容，有 535 句；又以偈頌廣說。 ⁸⁹
8.	《賢劫三昧經》	◎三昧名「了諸法本三昧」，所說的內容極廣。 ◎又說四種四事，能「疾逮斯定」。 ⁹⁰

⁷⁹ 四十卷本《華嚴經》乃唐時罽賓國三藏般若所譯。

⁸⁰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124。

⁸¹ 參見：《華雨集(三)》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·秘密乘〉p. 159。

⁸² (1)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 (大正 15, 372c–373b)。

(2)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22 的說明。

⁸³ 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(大正 15, 532b–534b)。

⁸⁴ 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上(大正 15, 631a–c)。

⁸⁵ 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(大正 15, 453c–454a)。

⁸⁶ 《慧印三昧經》(大正 15, 461b–c)。

⁸⁷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19：「梵本名《王三昧》(Samādhirāja)，經中名為『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』。」

⁸⁸ 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1(大正 15, 549c–550b)。又卷 10(大正 15, 611c–619b)。

⁸⁹ 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 1(大正 15, 728c–730c)。又卷 4(大正 15, 743c–747b)。

⁹⁰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(大正 14, 2a–4b)。又卷 1(大正 14, 6c–7a)。

※以 80 句到 535 句來說明，可見菩薩的三昧，內容深廣，不是一法、一事、一時所能成就的。

（二）修學方法的種類(p. 1220)

1、總說

◎關於修學三昧的方便，如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633c）所說「首楞嚴三昧」，是十住地菩薩所得的三昧，要漸漸學習，漸漸深入，有次第漸深的必然性，不是少少學習所能成就的。⁹¹

◎或者見經上所說，菩薩成就三昧，所有廣大無礙的大用，而想直下就這樣的修習，這就難怪一般的學佛者，雖成立玄妙的理論，而修持卻不能不另求易行了！

2、限期專修 (pp. 1220–1221)

關於三昧的修習，以念佛為修習方便的，有三月與七日的限期專修：

七日的限期專修	三月的限期專修 ⁹²	雙取二說
《般舟三昧經》〈行品〉 ⁹³ ，《阿彌陀經》 ⁹⁴	《般舟三昧經》〈四事品〉 ⁹⁵ ，《超日明三昧經》 ⁹⁶	《寶網經》 ⁹⁷

3、不限期專修，而重於住阿蘭若、持四聖種、頭陀行 (pp. 1221–1222)

◎其他的三昧修行者，限期專修的不多，多數是出家者，過著獨處、阿蘭若、四聖種、頭陀行的生活。如《賢劫三昧經》⁹⁸、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⁹⁹、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¹⁰⁰、《慧印三昧經》¹⁰¹、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¹⁰²、《決定總持經》¹⁰³、《菩薩念佛三昧經》

⁹¹ 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》卷 1：「菩薩欲學首楞嚴三昧，先當學愛樂心，學愛樂心已當學深心，學深心已當學大慈，學大慈已當學大悲，學大悲已當學四聖梵行，所謂慈、悲、喜、捨。學四聖梵行已，當學報得最上五通常自隨身，學是通已，爾時便能成就六波羅蜜；成就六波羅蜜已，便能通達方便；通達方便已，得住第三柔順忍；住第三柔順忍已，得無生法忍；得無生法忍已，諸佛授記；諸佛授記已，能入第八菩薩地；入第八菩薩地已，得諸佛現前三昧；得諸佛現前三昧已，常不離見諸佛；常不離見諸佛已，能具足一切佛法因緣；具足一切佛法因緣已，能起莊嚴佛土功德；能起莊嚴佛土功德已，能具生家種姓；能具生家種姓已，入胎出生；入胎出生已，能具十地；具十地已，爾時便得受佛職號；受佛職號已，便得一切菩薩三昧；得一切菩薩三昧已，然後乃得首楞嚴三昧；得首楞嚴三昧已，能為眾生施作佛事，而亦不捨菩薩行法。」（大正 15，633c25–634a15）

⁹²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20–1221：「三月專修，可能從安居三月的修行而來。」另見 p. 844、p. 850。

⁹³ 《般舟三昧經》（大正 13，899a）。

⁹⁴ 參見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（大正 12，347b10–15）。

⁹⁵ 《般舟三昧經》（大正 13，899c）。

⁹⁶ 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539b）。

⁹⁷ 《寶網經》（大正 14，80b、85b）。

⁹⁸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2c、4b）。

⁹⁹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53b）。又卷 4（大正 15，60b）。

¹⁰⁰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3a）。又卷 4（大正 15，385c）。

¹⁰¹ 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463c、467b）。

¹⁰⁴、《月燈三昧經》¹⁰⁵、《觀察諸法行經》¹⁰⁶。

※依上來的經說，可見三摩提為主的修行者，多數是住阿蘭若的頭陀行者。¹⁰⁷

六、大乘「三昧」——與「般若」不相離(pp. 1222–1223)

◎大乘三昧，是與般若相應的，般若為主導的：

「原始般若」	◎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為菩薩般若波羅蜜。 ◎宣說者：譽為「無諍三昧第一」的須菩提 ¹⁰⁸ ——無諍，正是阿蘭若的義譯。
《佛印三昧經》	「佛三昧」即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智慧印。 ¹⁰⁹
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	「寶住三昧」 ¹¹⁰ 以般若為體；得此三昧於一切眾寶都能自在。 ¹¹¹

◎智證大乘，本是般若與三昧不相離的，但在發展中分化了。¹¹²

七、大乘三昧法的特勝(pp. 1223–1224)

◎三昧行者重阿蘭若頭陀行，非常精進，多數「捐棄睡眠」。修習般舟三昧，是常經行的。在行、住、坐——三威儀中修行而不睡眠的，如《賢劫三昧經》所說；¹¹³《阿閼佛國經》與《持世經》，也有常住三威儀的行法。¹¹⁴

◎從這裏，看到大乘三昧行者，與聲聞禪行的不同：

聲聞禪行	菩薩三昧
◎聲聞行者攝心入定，是以坐為主的。	◎《中阿含經》「龍相應頌」，讚佛為大龍，「龍行止俱定，坐定、臥亦定，龍一切時定。」巴利藏作行、住、坐、臥都在定中。 ¹¹⁸
◎入定時，五識不起，沒有見色、聞聲等作用，唯是定中意識的內心明淨。傳說大目犍連入無所有處定，聽見象的吼叫聲而出定。入定，怎麼能聞聲	這是讚佛的，佛由菩薩修行所成。菩薩三昧行的特色，不偏於靜坐，而在行、住、坐中修習，這是從這一思想系中引發出來的。 ◎維摩詰呵責舍利弗的宴坐說：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。」 ¹¹⁹ 一切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是宴坐那樣的與定相應，那就往來、舉止、語默、動靜，無不可以修定入定。 ¹²⁰

¹⁰² 《大寶積經》卷 8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(大正 11, 43a)。

¹⁰³ 《決定總持經》(大正 17, 770b)。

¹⁰⁴ 《菩薩念佛三昧經》卷 4(大正 13, 816c)。

¹⁰⁵ 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10(大正 15, 616b)。

¹⁰⁶ 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 4(大正 15, 744c)。

¹⁰⁷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633、p. 635、p. 671、p. 1223、p. 1298。

¹⁰⁸ 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〈初品〉(大正 8, 538b)。

¹⁰⁹ 《佛印三昧經》(大正 15, 343b)。

¹¹⁰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22：「或譯『寶如來三昧』，依此三昧而演出《寶如來三昧經》。」

¹¹¹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(大正 15, 343b–c)。

¹¹²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212、p. 635、p. 1298。

¹¹³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4(大正 14, 1c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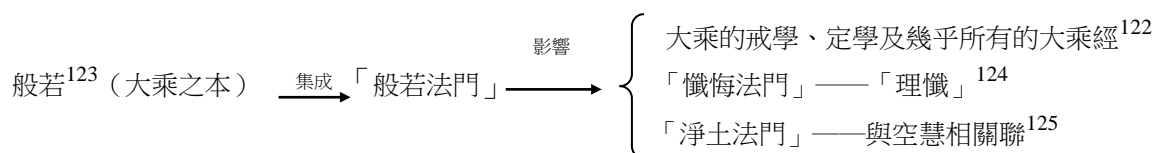
¹¹⁴ 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(大正 11, 752b)。《持世經》卷 2(大正 14, 651c)。

<p>呢？因此佛教界引起了評論。¹¹⁵</p> <p>◎依說一切有部，入定是不能聞聲的；¹¹⁶</p> <p>◎有以為入定是可以聞聲的，在定中也可以引發語言的。¹¹⁷</p>	<p>※《普門品經》的 28 種三昧，正說明無一法一事而不可以修入三昧的。依此修入，等到三昧成就，菩薩的大用無方，不是聲聞可比的了！</p>
--	--

參、大乘慧學(pp. 1227–1256)

一、菩薩的般若波羅蜜(pp. 1227–1228)

- ◎菩薩的般若——慧波羅蜜，是不取著一切〔也不捨一切〕的勝義慧。
- ◎「諸法無（所攝）受三昧」的體悟 → 菩薩的般若波羅蜜。¹²¹
- ◎般若波羅蜜是菩薩行的主導者，布施等因般若而趣入一切智海，所以名為波羅蜜。
- ◎不但是五度，在般若無所取著中，一切善法都是成佛的法門。



¹¹⁸ (1) 《中阿含經》卷 29(大正 1, 608c)。《增支部》〈六集〉(日譯南傳 20, pp. 89–91)。
(2) 「大乘菩薩三昧於四威儀中皆能修習」思想之引發，源自於「大眾部系」與「分別說系」。詳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9(大正 27, 410b25–29)，《俱舍論》卷 13(大正 29, 72a6–13)，《順正理論》卷 36(大正 29, 547c7–14)等。另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71–172、p. 317、p. 366。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984：「舍利弗在山林宴坐，維摩詰告訴他：『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。』」（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，大正 14, 539c）在滅盡定中，能起諸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、揚眉、瞬目、舉手、說話等，應從『龍相應頌』的「那伽常在定」而來，是動靜一如的禪法。與上座部系的禪法大異；大眾部說：「在等引位，有發語言」（《異部宗輪論》，大正 49, 15c），倒有點相近。」

¹¹⁹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(大正 14, 539c)。

¹²⁰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984。

¹¹⁵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 10(大正 23, 680a–b)。

¹¹⁶ 詳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1(大正 27, 862a14–25)，卷 185(大正 27, 929b29–930a8)。

¹¹⁷ (1) 《異部宗輪論》(大正 49, 15c15)：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同說「在等引位有發語言」。

(2) 參照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366–367、p. 503。

¹²¹ 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635、p. 671、p. 1222、p. 1262、p. 1296、p. 1298、p. 1302、p. 1320。

¹²² 如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03–1206〔大乘戒學〕，pp. 1212–1215、pp. 1222–1223〔大乘定學〕等說。

¹²³ 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8、p. 591、pp. 652–653；《空之探究》p. 175；《華雨集》(四) pp. 293–294。

¹²⁴ 如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135。

¹²⁵ 如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865–867 等說。

二、趣入般若的方便(p. 1228)

(一) 總說

◎般若是「不取著一切的勝義慧、不是世俗的智慧，卻是依世俗智而引生的，所以《攝大乘論》說：「非心而是心」。¹²⁶

◎般若是世俗「心種類」，所以般若在發展中，現證無分別與世俗分別（聞思修的正分別）相聯接：依分別入無分別，依文字入離文字，依世俗入勝義，成為「般若法門」的方便。

◎般若，不是一般心識所可以了知的，也不是一般文字——語言文字、書寫文字所可以表示的，然而般若到底傳出了，表示了，也可以理解了。

(二) 修學方便

1、「原始般若」(p. 1228)

「原始般若」所說，是反詰的，否定的，而不是敘述說明的。¹²⁷

2、「下、中品般若」修學般若方便的說明¹²⁸(pp. 1228–1230)

◎釋尊所說的「預流支」——「親近善士，多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隨法行」，是得預流（初）果的必備條件，也就是體悟般若所應有的條件。

◎修學般若者，依《般若經》¹²⁹與《大智度論》卷 56（大正 25，461a）說：

1.聞——從佛、菩薩、餘說法人聞

2.受——信力故

3.持——念力故

4.承奉——得氣味故¹³⁰ } 是對善知識——說法者應有的態度

5.親近——諮受故

6.讀——看文或口受故

7.誦——為常得不忘故

9.正憶念——住四念處，但為得道〔如理作意，是從正聞而起的正思〕

10.如說行——即「法隨法行」

¹²⁶ 世親造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8(大正 31，364a24–b4)：「論曰：諸菩薩所依，非心而是心；是無分別智，非思義種類。釋曰：如是所說無分別智，當言依心、為依非心？若言依心，能思量故說名為心；依心而轉，是無分別，不應道理。若依非心，則不成智。為避如是二種過失，故說此頌。此智所依，不名為心，不思義故；亦非非心，心所引故。此生所依是心種類，亦名為心，因彼而生。」

另見：無性造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8(大正 31，429c26–430a8)；印順導師著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p. 431–432。

¹²⁷ 另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627–638、p. 679、p. 727、p. 921、p. 1249。

¹²⁸ 另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522–523、p. 642、p. 678、p. 789、p. 798、pp. 1276–1278。

¹²⁹ (1)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8〈滅淨品〉(大正 8，280c)。

(2)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〈塔品〉(大正 8，542a)。

¹³⁰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29：「依《大智度論》的解說，經文應有『承奉』。」

《自在王菩薩經》	「戒、神通、智、慧」四自在法；得「菩薩十力、四無畏、十八不共法」
《阿差末經》〔《無盡意經》〕 ¹³⁹	明一切法（種種法門的修學）不可盡 ¹⁴⁰

（二）諸法善巧的類集(pp. 1233–1235)

◎大乘行門的類集，有綜合條理的意義，都是慧學。而在般若（慧）波羅蜜的內容中，是透過般若性空的觀察，了達一切法門，也就是善巧¹⁴¹一切法的類集。如：

經 典	內 容
《善臂菩薩經》	七方便（善巧） ¹⁴²
《無盡意菩薩經》	八方便 ¹⁴³
《大寶積經·善德天子會》	八善巧 ¹⁴⁴
《持人菩薩經》〔《持世經》〕	九善巧 ¹⁴⁵
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	五善巧 ¹⁴⁶
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	五善巧 ¹⁴⁷

◎陰、界、入、緣起、諦、道品，是原始結集的相應教法，與《雜阿含經》的原有組織相合。《持世經》的知念處、知五根、知八聖道，就是道品的主要部分。

《中阿含經》的《多界經》說：「知界」～「知是處非處」；¹⁴⁸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的「知是處非處」，是依《中阿含經》而來的。

→般若是慧學，在所知諸法不可得中，通達一切法門，主要還是原始佛教以來的法門。

A.《雜阿含經》	陰	界	入	緣起	諦	道品					
B.《中阿含經》		¹ 界	² 入	³ 緣起			⁴ 是處非處				
C.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	¹ 陰	³ 界	² 入	⁴ 因緣			⁵ 是處非處				
D.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 (及《自在王菩薩經》)	¹ 陰	² 界	³ 入	⁴ 因緣	⁵ 諦						
E.《善臂菩薩經》	² 陰	¹ 界	³ 入	⁵ 因緣	⁴ 諦			⁶ 三世	⁷ 諸乘		
F.《善德天子會》	¹ 蘊	² 界	³ 處	⁴ 因緣	⁵ 諦			⁶ 三世	⁷ 一切乘	⁸ 一切佛法	

¹³⁹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32–1233：依據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引文及各譯本對照，認為此經起初是不屬於《大集經》。

¹⁴⁰ 詳見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7–30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, 187a26–211b14)。

¹⁴¹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35：「善巧，是對一切法應有正確的理解。」

¹⁴² 《大寶積經》卷 94〈善臂菩薩會〉(大正 11, 534a–536a)。

¹⁴³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8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, 196c–199b)。

¹⁴⁴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(大正 11, 569b–c)。

¹⁴⁵ 《持人菩薩經》卷 2–4(大正 14, 630b 以下)。《持世經》卷 1–4(大正 14, 646a 以下)。

¹⁴⁶ 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(大正 14, 483a)。

¹⁴⁷ (1)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 (大正 15, 377b)。

(2)《自在王菩薩經》卷上，「智自在」中，說陰智，性界智，入智，因緣智，諦智，與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的五善巧相合(大正 13, 929a 以下)。

¹⁴⁸ 《中阿含經》卷 47《多界經》(大正 1, 723b–724b)。

G.《無盡意菩薩經》	¹ 陰	² 界	³ 入	⁵ 因緣	⁴ 諦			⁶ 三世	⁷ 諸乘	⁸ 諸法	
H.《持世經》	¹ 陰	² 界	³ 入	⁴ 因緣		⁵ 念處	⁶ 根	⁷ 聖道		⁹ 有為無為	⁸ 世間出世間

(三) 法義的總持—文字陀羅尼(pp. 1242–1244)

◎聞思修慧學中，文字陀羅尼¹⁴⁹是大乘的要行。¹⁵⁰「憶持文義」，「悟入實相」，「善巧說法」，都與文字陀羅尼有關。

◎四十二字門，¹⁵¹被集入「中品般若」，影響大乘佛法極深！

◎在大乘經中，「字門」、「陀羅尼」，都是法義的總持；以咒語為陀羅尼，大乘經中是稀有的！

四、對大乘經正確的理解方針——「五力」與「四依」

◎聲聞聖典，古德分別四部為四種宗趣（四悉檀依此而來），以會通一切佛說。¹⁵²

◎對大乘經正確的理解方針，則是「五力」與「四依」。

(一)「五力」¹⁵³(pp. 1236–1237)

◎佛的說法，依五種智力，所以有不同的說法：

五力 ¹⁵⁴	五種方便 ¹⁵⁵	五力的內容或業用	與四悉檀之約略對應
言 說	知作種種門說法	依言說而安立的差別門	世 間 悉 檀
隨 宜	為 何 事 故 說	隨 機 的 適 應 性 ¹⁵⁶	對 治 悉 檀
方 便	知以方便故說	為 勸 眾 生 精 進 修 行	為人生善悉檀
法 門	知示理趣故說	了達諸法實相而得解脫	第一義悉檀
大 悲	知以大悲心故說	為令眾生離苦得樂故說法	攝四悉檀

◎佛以五力說法，大概的說：「言說」是世間悉檀，「隨宜」是對治悉檀，「方便」是為人生善悉檀，「理趣」是第一義悉檀。這種種說法，都出於「大悲」——利益眾生的方便。

知道這，佛法是利濟眾生的覺音，沒有諍論；否則依文解義，作道理會，不免類同世

¹⁴⁹ 另見：印順導師著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《華雨集(一)》pp. 106–107。

¹⁵⁰ 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469、p. 586、p. 670、pp. 744–747。

¹⁵¹ 另見：《大智度論》卷 28(大正 25，268a)、卷 42(大正 25，367a)、卷 48(大正 25，407c–409a)、卷 89(大正 25，686c)。

¹⁵² 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249–251；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p. 488–491；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p. 60–61。

¹⁵³ 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327–1328。

¹⁵⁴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2(大正 15，40c–41a)。

¹⁵⁵ 《大智度論》卷 48(大正 25，409b)。

¹⁵⁶ 另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248–1249。

學，失去佛法的真正意義。

◎從佛五力說法來理解大乘教法，是大乘經師的立場。

(二)「四依」¹⁵⁷(pp. 1237–1238)

1、聲聞法的「四依」——聞思修慧進修的準繩(pp. 1237–1238)

「四依」，本是共聲聞法的，¹⁵⁸是聞思修慧學進修的準繩。

佛法重智證，但證入要有修學的條件——四預流支，而四依是預流支的抉擇。

三 慧	聞		思	修
四預流支	親近善士	聽聞正法	如理作意	法隨法行
四 依	↓ 依法不依人	↓ 依義不依語	↓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¹⁵⁹	↓ 依智不依識

2、大乘經的「四依」——以無生法性為本，依此理解一切法(p. 1238)

◎大乘經所說的「四依」，名目相同，而次第與內容卻改變了。

「依義」，是依文字所不能宣說的實義；

「依智」，是依不取相、無分別的智；

「依了義」，是依平等、清淨、空、無生等了義；

「依法」，是依法界平等。¹⁶⁰

→大乘以無生法性為本，依此理解一切法；這樣的「四依」，顯出了大乘智證的特質。

◎《持世經》所說雖語句與次第小異，而內容也與「四依」相合。¹⁶¹

¹⁵⁷ 大乘經的「四依」，參見：

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9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，205a–c)。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(大正 14，556c)。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上(大正 17，757a)。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卷 2(大正 15，495b–496a)。《自在王菩薩經》卷上(大正 13，927a–b)。

¹⁵⁸ 意味相近者，如：

(1)「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」：《雜阿含 36 經》卷 2(大正 2，8a21–b12)，《雜阿含 638 經》卷 24(大正 2，176b28–177a14)，《雜阿含 639 經》卷 24(大正 2，177a15–b8)；《長阿含經》卷 2《遊行經》(大正 1，15b5–15)，卷 6《轉輪聖王修行經》(大正 1，39a23–b3)等。

(2)「四大教法廣演」：《長阿含經》卷 3《遊行經》(大正 1，17b29–18a22)；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0〈聲聞品〉(大正 2，652b13–653a17)；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卷 6(大正 23，597c24–598a8)；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 37(大正 24，389b21–390b4)等。

¹⁵⁹ 《異部宗輪論》(大正 49，16a24–16c9)：「說一切有部本宗同義者……世尊亦有不如義言；佛所說經非皆是義，佛自說有不了義經。」

又，《異部宗輪論》(大正 49，15b25–c24)：「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本宗同義者，謂四部同說：……佛所說經皆是了義。」

¹⁶⁰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9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，205a–c)。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卷 2(大正 15，495b–496a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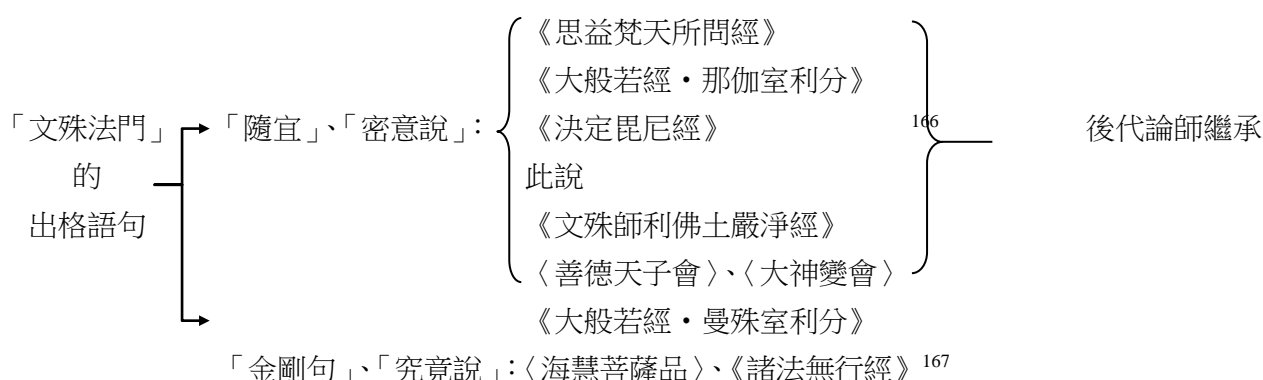
¹⁶¹ 《持世經》卷 1(大正 14，643b)。

聲聞教與大乘教「四依」次第之比較

		依法不依人	依義不依語	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	依智不依識
聲聞教		1	2	3	4
大乘教	《無盡意菩薩經》等	4	1	3	2
	《持世經》	3	2	1	4
	《大般涅槃經》 ¹⁶²	1	2	4	3
	《大寶積·郁伽長者會》 ¹⁶³	3	1	4	2
	《大方等大集經》等 ¹⁶⁴	4	1	3	2
	《自在王菩薩經》 ¹⁶⁵	4	1	2	3

五、特出教法的詮解(pp. 1247–1250)

◎對「文殊法門」的出格語句——「煩惱是菩提」、「生死即涅槃」等的解讀，表露出在大乘慧學的開展中，顯然有了分化的傾向：



¹⁶²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6〈如來性品〉(大正 12, 401b25–402c10)。

¹⁶³ 《大寶積經》卷 82〈郁伽長者會〉(大正 11, 478a10–12)。

¹⁶⁴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3〈寶梁聚會·沙門品〉(大正 11, 638c28–639a1)；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9〈無盡意菩薩品〉(大正 13, 205a1–c11)；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〈法供養品〉(大正 14, 556c9–10)；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卷 2 (大正 15, 495b23–496a11)；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上 (大正 17, 757a20–21)。

¹⁶⁵ 《自在王菩薩經》卷上 (大正 13, 926c13–927b13)。

¹⁶⁶ (1)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2(大正 15, 40c–41b)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6〈那伽室利分〉(大正 7, 975a)，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下(大正 8, 746a)；《決定毘尼經》(大正 12, 41a)；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(大正 11, 896c)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(大正 11, 467b)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〈大神變會〉(大正 11, 493c)，又卷 87(大正 11, 501a)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5〈曼殊室利分〉(大正 7, 971a–b)。

(2) 對照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1236。

¹⁶⁷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10〈海慧菩薩品〉(大正 13, 66a–b)，《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》卷 13(大正 13, 507c–508a)；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(大正 15, 758a)。

◎般若學重於「遮詮」。¹⁶⁸

◎「文殊法門」所說，如「貪欲是實際」、「生死是涅槃」等，表現為肯定的「表詮」。

◎表詮的肯定說，

◎如認為「密意」，經過解說，可以會通而無礙於佛法；

◎如傾向於表詮，作為積極的（妙有，顯德）說明，一般化起來（這是「隨宜」，是不應該一般化的），那就要面目一新了！

附錄：師子奮迅三昧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8〈26 四意斷品〉：「舍利弗即住¹⁶⁹如來前坐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而入初禪。從初禪起，入二禪。從二禪起，復入三禪。從三禪起，復入四禪。從四禪起，復入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。從有想無想起，入滅盡定。從滅盡定起，入有想無想處。從有想無想起，入不用處、識處、空處。從空處起，入第四禪。從第四禪起，入三禪。從第三禪起，入第二禪。從第二禪起，入初禪。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。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。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。時，尊者舍利弗從四禪起已。告諸比丘：『此名師子奮迅三昧。』」

是時，諸比丘歎未曾有：『甚奇！甚特！尊者舍利弗入三昧，速疾乃爾。』」（大正 2，640a18 - b1）

¹⁶⁸ 如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627-638、p. 1228。

¹⁶⁹ 住＝於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